



抱朴子外
目錄

卷之一

嘉遯

卷之二

逸民

卷之三

勗學

卷之四

崇教

卷之五

君道

卷之六

臣節

卷之七

良規

卷之八

時難

卷之九

官理

卷之十

務正

卷之十一 貴賢

卷之十二 任能

卷之十三 欽士

卷之十四 用刑

卷之十五 審舉

卷之十六 交際

卷之十七 備闕

卷之十八 擢才

卷之十九 任命

卷之二十 名實

卷之二十一 清鑒

卷之二十二 行品

卷之二十三 弭訟

卷之二十四 酒誠

卷之二十五 疾謬

卷之二十六 譏惑

卷之二十七 刺驕

卷之二十八 百里

卷之二十九 接疏

卷之三十 鈞世

卷之三十一 省煩

卷之三十二 尚博

卷之三十三 漢過

卷之三十四 吳失

卷之三十五 守堵

卷之三十六 安貧

卷之三十七 仁明

卷之三十八 博喻

卷之三十九 廣譬

卷之四十 辭義

卷之四十一 循本

卷之四十二 應嘲

卷之四十三 喻蔽

卷之四十四 百家

卷之四十五 文行

卷之四十六 正郭

卷之四十七 彈福

卷之四十八 詰鮑

卷之四十九 知止

窮達

重言

卷之五十

自敘

抱朴子之隱遯
所以避害救世為
首述其旨

作疑者作伍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真一

嘉遯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遯悲吐握之
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祕六竒以括囊
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
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
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伴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
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
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
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
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

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敘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頓顛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

條吐葩摧高則峻極積淪竦卑則淵池峩峩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竝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差竊爲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遣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

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
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
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
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
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駢景
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
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騄
蹴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竝默則子貢與喑者
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
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

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
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
卯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
招蒐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
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
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
陽繁鳴鳳之音郊時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
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
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
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
荅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沖漠不役志

於祿利故害辱藏本作不能加也不踞峙於險途故

傾墜不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

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間攜莊萊

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

以慾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

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

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蕃武為厚誠故不

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

促託罔極之閒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

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鸞本

作鸞從不絀網麟不墮窌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

意林改

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

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菹醢嬴門伏

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絕臙以報燕樊公

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祿

厚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

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

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

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

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

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

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

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鳩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疾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慙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竒而掘梗之誣滅父子

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鑿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竝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溼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

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
 娛之呼吸以延之道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
 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
 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
 爲富甘卑者以不仕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
 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
 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海足以泛龍鱗豈事
 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醯醢舊寫本作躡履
 美於赤舄緇袍麗於袞服把橈安於杖鉞鳴條樂乎
 絲竹茅茨豔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爲臺榭
 庇巖壑爲華屋積篇章爲教庠寶玄談爲金玉棄細

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慧以
 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
 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
 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
 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
 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
 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東帛之集庭燎
 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
 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
 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
 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

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
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烟燭
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
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
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睹暴虎之犯外也
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
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
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潁有巢棲之
客夏后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
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爻
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

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

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

燿以廁日月之間拊甌瓠舊寫木作甌瓠於洪鍾之側貢輕

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

速非時之巨噬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

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

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勳卽戎之勞然切磋

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盧本作非損介之民也劣者

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

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

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敘彛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是而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夫群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竝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逸民

真一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絃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柏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荅曰夫銳志於雛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

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井蛇

藏本

作魚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

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褻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

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一人皆不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齒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

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卜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
屈于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服而師之藏本
而肆之今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
從舊寫本疑作尚默默語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取
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
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
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後不亦愈於
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費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
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
六君尚不冝苦言以侵隱士寧官加之鋒刃乎聖賢
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

典甄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
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為羽翼
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
覷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
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狷華者在於
恐其沮眾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
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
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
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
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
能修其無為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

方論情掛勢利
而舉仲尼子貢
何其深也

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
 雖復答督之危辱之使追猶華猶必不肖乃反憂其
 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
 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
 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
 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猶
 華之沮眾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疑作尚
 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
 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魏志管寧傳注孔明自陳
 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汗
 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

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
 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為立身非
 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
 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
 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為吏不必切事肆之
 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
 構鸞下有脫文也則鐘鼎鐫其聲若乃零淪藪
 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荅曰子可謂守培塿
 玩狐丘未登閭風而臨雲霓翫滢汀游潢沔未浮南
 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
 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

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鶴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

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縶之爲滄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

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為時用，嗅祿利。句有脫字
 誠為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荅曰：夫麟不吠，守鳳
 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
 無外，宣姬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闇。藏本作開從舊寫本
 改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
 不可以一日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
 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勿
 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為曠哉？
 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
 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
 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

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
 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
 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
 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
 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蝟翼也。若然者，豈
 有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
 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
 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為錐鑽之用，抑靈蟻為鼃
 鼃之音，推黃鉞以適鈇鎌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
 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
 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醇

洪之著書正所謂
淺情適者也

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狔不掩豆。菜肴糲滷。又獲逼下。邀僞之譏。樹塞反玷。三蹄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洿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糊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鏡鼎哉。孟子不以矢石

爲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滄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

懸字上下疑有脫字

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
黎獻，其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
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葦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
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
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涇涇，何足師表哉。昔安帝
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
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
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
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以玄纁玉帛聘徐孺子，
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
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

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
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
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
帛五十匹，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
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
安車，輅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輅輪聘
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掾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
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
之誅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
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真三

勛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歛揚埃穢、雕鍛鑿

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

戒、藏本作成從舊寫本改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

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盧本作罔

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

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

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

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

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

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
盧本作丹 則純鉤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
鏘不淬 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
彼也登闔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閭隘也披七經
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
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
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
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藏本作逸從鹵
舊寫本改
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輪之
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
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

而退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
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
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
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
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
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
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
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
馴教之功也鷲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
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
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

濬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藏本
作止從舊 夢乎丘且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
寫本改 鷄帶狔震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
 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
 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
 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
 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
 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
 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鑿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
 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閒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
 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

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進德修業温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
 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
 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
 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
 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
 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
 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
 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瀆訪
 鳥罟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
 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

陽之候由冬蚤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質索之弘博哉才性
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
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鵲
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
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
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
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
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
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
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

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
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
以駑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
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
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
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
義蹟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
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眾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
於進趨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
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
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

積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疑作惠疑作以廣埽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疑作戢干戈橐疑作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東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翻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

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齏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菹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刳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倫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盧本作顛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

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鑿。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緝麗。夏鎮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蔚。飾朱翠於楹椀。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醪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旣不曉。覩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叔麥之能辯。亦奚

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脣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美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

象疑當作匠

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懍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與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

推即良規為之推多也

不敢斥言旨
朝廷之漢吳耳

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鴛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棊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培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

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階爲朴駸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窻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滉瀼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擢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罝罟於林麓

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鷲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旣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險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搏節藝文釋老莊之意意字不急精六經之正道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真四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
 於是乎著往聖御覽六百二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
 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
 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
 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
 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
 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
 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
 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

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晦吝其與之也
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揜匠之以六藝軌
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
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
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卽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
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
塗杜機偽之繁務脫一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
洽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
城之穆屬使親踈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
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遏覬覦見
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翳幽之不守

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劔
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
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有脫懼
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
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
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
範秋霜以肅物訓詔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
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
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嶷若闐風之凌霄而諸下
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舊寫本之萬仞而藝近
此三字藏本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
但作則近

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雷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畧遠罩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眙以警密麟時以接䟽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

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勛之麤裘準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誥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妲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鑒操彤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

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
 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欒激除蒸子之諂親
 放麋之仁鑿白龍以輟輕脫觀羸脫一以節無饜防
 人彘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
 惡犬以遏酒醕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鼉
 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廬藏本作會之讜言容保
 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
 簧以謚司原之箴折苑渌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
 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
 利器之柄勿憚徙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
 陶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

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
 勞者不遺傾下脫一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
 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
 念遠功使夫曹處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尙張敞立雪
 恥之績射鈞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勲釋縛之左車吐
 止戈之高策則鶴臬化為鴛鸞邪偽變成忠貞芳穎
 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濘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
 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
 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虢關外御政得
 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
 於攸莅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

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
究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反不酷之至醇張仁
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
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
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
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温不謬節而錯集四
靈備覲芝華灼粲甘露淋漓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
箱丹甍逐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
南箕謐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圜
圜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氊裘皮
服山棲海竄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

庭瑤環獻自西極員首遽善猶氤氲之順勁風要荒
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
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
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
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
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
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
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
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鉤銘原注居摧於指掌
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
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

而聞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
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
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
國介一人之心疑當作介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
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
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儻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
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
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
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
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
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積危猶巢幕而自比

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
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
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
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
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
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
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
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
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
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
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

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
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弗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
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
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
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并而
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
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犒賜工造
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
測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已湯武豈一
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
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

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
積卽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
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
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
基憎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積莫之扶也於是
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
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
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劔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
颺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
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
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

言而無所思嘉筭而莫問猶大廈旣燔而運水於滄
海洪濤凌室意林作空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
可驕吝搆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
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
或於安而思危或在險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
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灑曷
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
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
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
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
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
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
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
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體也必
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

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
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
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
乎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
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
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
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
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寧衡執銓
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
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
之守終甘此離紀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

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
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
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
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鷂
之鷙鳥雀蕃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衆撫
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脫一以爲國
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
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
能者鐫勲臯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
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

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褒崇雖淹
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疑當作損廢
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
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
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
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
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卽
邪違真侶僞親覽傾債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
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

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
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賁獲之壯不
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言之局
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
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
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斁
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
若載重尠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旣傾溺而
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
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以而子房所以

若疑當作弱

力以二字疑誤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真五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罽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拘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綝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

此篇為魏晉而發

清君例与廢立相
立一回耳

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綝桑蔭未移首足異所
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
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
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
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道不可
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
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
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
成驕亂若桀之于辛推哆原注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
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
族於四裔擁兵持壇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

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
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
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
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
尊之璽綬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
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
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烏盡而弓
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
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
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申奉事故
棄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

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旣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

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刻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襄之以爲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
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荅曰舜禹歷試
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
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
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
必安者須時句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
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
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旣不
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
巧辭以構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
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
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卽受
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

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別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駮駟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驩駭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驚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蜺蜺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卽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

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聰聖言而
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
之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本石
以致極天之峻大夏凌霄賴群僚之積輪曲轅直無
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
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
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
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
而不亡然劔戟不長於縫緝雖鑽不可以擊斷牛馬
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
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本字疑誤或
當作木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蚪之天飛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
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
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
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晏。般于畋獵。涵于
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豔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
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
知竒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
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
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
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

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曰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旣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糝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遠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敘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蠶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

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
且執贄於白屋秦邵事未詳舊寫拜昌於張生鄒子
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平藏本
從舊寫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任之藏本
本改寫之今從舊稿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
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
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真六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
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
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
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
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
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
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
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
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

咸當作或

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
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
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
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
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
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次然用刑其然尚矣
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殪尸涿
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載干戈亦安能
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
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
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

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
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
風扇則枯瘁攬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
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曠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
無嚴則姦宄竝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
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
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
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
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
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
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

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數；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

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治藏本脫治字從舊寫本補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舊寫本必有罪作惠而無赦，若石磻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

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
毫末鑽燧意林作端之火勺水可藏本作所滅鵠卵未孚
指掌可糜藏本意林改及其乘衝飈而燎巨野奮六
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
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
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
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
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俯心
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
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
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
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
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
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
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
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
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
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
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
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蕪楚革可以

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荅曰易稱明罰
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
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
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明矣至醇既澆於三代
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
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
塗舍柁櫓而汎虛舟以淩波於意林作盤旋以逐走盜
捐讓以救災火斬晁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
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常驟霸王以來載馳載
驚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
恥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

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
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
家害國者或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
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湧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
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
步攢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袵却寒之裘以禦鬱
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為憤憤藏本作憤憤從舊寫本改
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
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
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
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

強暴三句疑有脫誤

觀此蓋信內篇之為
道家言實有託而
述者矣
內篇非老莊之旨
舊評未允

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
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
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
者赦其罪所謂土拌瓦戢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
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濶譬猶干將不可以縫
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
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罷
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
掎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
牧舊寫本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闐爾若無人民
作故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

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
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劓鼻盟津之
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為未盡仁
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
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為長蛇伐本塞源毀
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蕤失柄之敗由於不
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
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
四鄰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
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威
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徒而且驪山之

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原注虛狁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索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

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疑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

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

鳥雀覩亂萌則若薙原注他田之芟蕪原注於慶

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廸令而

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

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昔周

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

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

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

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搃其方愈之創殊不

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疑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眾，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陲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則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為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為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為急耳。

已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燒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積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或賣以下五句藏本有脫誤從意林改補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琴絲引用駑庸以

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鳥鳴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

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鬪昔爲伍清節羞入饗
餐之貫舉任竝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
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檣杵比肩頌
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
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
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
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
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
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
敘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
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閣官用事群姦

免當作勉

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
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
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
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
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
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其有直者
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
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
之嗤上爲下儻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
議主故阿以下數句有脫字中正吏部竝爲魁儉各責其估清
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

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到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

樂之正音賸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荅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荅策防其罪罪疑舊寫本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字空白

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原注巨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與舉者同罪藏本與字在舉者下今從舊寫本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賊汙爲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

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堦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閤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

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
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
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
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
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
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
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
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
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
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
者論此。是與跽議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
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
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
率禮教。亦旣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
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字。徧於中州。故人士之
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
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
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
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
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爲其愷悌之父母邪。
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

仕字疑衍或下有
脫字

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埽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髡蛇於華夏

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是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空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

禁字下疑有脫字

此教句大意未明或有脫誤

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為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業耗作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真七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藏本作雜浮

而不心揚雄藏本作揚雲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

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

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

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己零淪丘園

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

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

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

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蹶躄恥與共世窮之

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諂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搆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奔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偏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澀吝，疏拙以奴

顏婢

原注來去聲

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

流遁

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

利則驚掉見竒士則坐睡繼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

文豔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

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

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

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

藏本作投負人於北波今從盧本

雖赫奕刀尺決乎

有脫文

勢力足以

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

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

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

此猶未能免乎世俗之見

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
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
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
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
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
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
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跼失弃名
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
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
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藏本此下提行者非抱朴子
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

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
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
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
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疑當有損於夜光之質垂
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
其才處之者猶尠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
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毘之而
誤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竿也彼尙不能自止其顛蹙
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
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干計
猶蚤蝨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

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而別心殊、其來尙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

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尙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駉。藏本作滄稟訥駉今從虛本加以天挺篤懶、諸戲弄之事、彈碁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

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
尤遼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藎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
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擣蒲節其沈湎此
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
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
盧本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
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
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
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
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
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

交之爲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卽
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
始之甚易終之竟難藏本作寬難盧本患乎所結非
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
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
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
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燿一味不能合伊鼎
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
積南溟浩瀆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
和照則曲影覺矣隳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

主就下疑有脫文

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
勝已。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
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
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
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
有脫文。盧本補。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
虛字未知。是。否。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
壞。列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網。
盧本。歎。或。睡。原。注。五。皆。原。注。
作。憫。歎。或。睡。原。注。五。皆。原。注。
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
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搆於今。推往尋來
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
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

漸染之句疑有誤字

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
道。可得聞乎。抱朴子荅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可
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
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
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
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
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
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
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
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
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

亦無以下有脫文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

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身尊卑禮

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

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女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

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

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

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

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

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

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藏

作反從舊

寫本改之為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

所弃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騾褭原注於駭切駿馬也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

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

以凌虛、鴻鷁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

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

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

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

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

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

顛也、而不能荅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勲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擿齒則松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鷓鴣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照疑當作漿舊寫本照字空白盧本作魚妄改耳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眛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世人字衍人之良翰，乃闡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

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痂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竝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竒士扣角而見遇況乃潛於翠藪乎孫臏思騁其祕略而司馬朋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

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脈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未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干鈞之

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
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
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
輕其體、藏本作禮從舊寫本改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
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沈抑而
履徑、而剗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
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
四門之闢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
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
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
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軌、原注如權右震切
之國、疑作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
不離畝畝、於是翼亮大夫、俟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
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
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
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勳蔭當世、藏本作已

從舊寫本改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

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椳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鸞

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

之枝此下舊寫本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

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

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

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顧歎眇過

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銳

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稽然不能凌扶搖以

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

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聾俗之地鬻章甫於被髮之

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

吐琳瑯於毛舊寫本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

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匱之

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

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鱸鮪不

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

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

襲丹藻以改素競驚矚於清晨不盤旋以錯度藏本

夜從舊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柏成舊寫本

寫本改涉下句望文改耳此乃柏作伯夷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

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昧禍福交

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遊者不能

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疑有誤舊寫之敗

匡流末者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藏本匡作匠治乎

本改整已然者不逮反舊寫本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

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舊寫本悅於否

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沈舛情金

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東於萍涅達妙者逍遙

於玄清潢洿納行潦而潘溢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鮒

鰕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

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

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强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月改

營吾間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

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

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燼而修鳴騶駮不

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

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為不高女以自媒

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阻之干榮哉夫其

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釣尚父見逐於愚姬范生來

辱於溺簣原注苦怪切籠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

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傅說釋築而論

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稽德以

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

包小八

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為元
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塗同歸其
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
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
且兔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兼朱重紫則
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
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藏本作過從舊寫本
改下云非余罪明此
罪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鷄者非
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即常民之
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
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

金之貨以索百十舊寫本虛
本作百千之售多失胥原注千
七聲毛
我則未暇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非四未則矣
金之貨於人深百十
夫物之貴也
夫物之貴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貞八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
滯饜饜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
者為愚其故何哉抱朴子荅曰夫雷霆鞠礚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
神所蔽亦又舊寫本作亦有古通用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
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
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
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
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

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
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
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鈎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
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藏
作椽從舊寫本改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
失實賈者、翠蚪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
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原注勅高
切獨行貌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為勁羽、則無高而不到
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
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
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

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
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
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
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群、興亢龍高墜、泣血
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
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竝生、苦
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驚蹇矯首
於瑯原注多輦、駭驥委牧乎林垆、彼已尸祿、邦國殄
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
亥、舊寫本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

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竒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已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

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刑劓之猶未愜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巖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淳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愼愼原注力尚切也安冑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

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
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
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袍無卒歲之服
不冝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
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
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
俗談細辨不荅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
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
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
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
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

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目可聞而不可盡也其
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
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
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鞀原注徒鞀原注奴
切鞀音高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棄而
不羞醕酪專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跋蹇馳騁
於鑿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
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滂濘非夜光之
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
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
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騰騰俊民值知已

而宜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駟不
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噍
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
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
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
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
良才而欲彛倫之攸敘、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
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
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